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
中文系
碩士論文

『不能夠終止的超越』

——論張煒小說創作中的救贖主題

The Infinite Surpassing

----A Study on the Theme of Salvation in Zhang Wei's Novels

學生姓名：王銳敏

學生編號：M-B0-4023-9

導師姓名：朱壽桐 教授

通過時間：2012 年 05 月 29 日

導 論

張煒是一位勤奮、誠懇，極富道德感的作家，從七十年代末發表作品開始，就以旺盛的創作精力、高昂的創作激情和濃厚的人道主義情懷在文學界引起諸多關注。熟悉張煒小說的讀者，很容易沉浸在他所描繪的具有溫馨與和諧氣氛的自然大地之中，野地上奔跑着的生命，清新自由的平原以及那條作者最摯愛的蘆青河，都是構成張煒小說創作的自然框架。這其中投入了作者對生命的敬畏，對自然的崇尚，對生靈萬物的關愛，更有他對生命意義、生存危機的思考和擔憂，期望能夠利用文學來拯救、啟迪人們。『童年對人的一生影響很大。那時候世界對他的刺激常在心靈裡留下永不磨滅的痕跡……童年真正塑造了一個人的靈魂，染上了永不褪色的顏色。』這樣的生活經歷不僅將張煒引入神秘的自然世界，也讓他體會到現實的殘酷與真實，更為難得的是在年幼時受過的良好文學薰陶也為他打下堅實基礎。因此，對苦難的深刻書寫，對融入野地的憧憬，都是他在救贖之路上的探索，並在此過程中對人類所面臨的精神問題提出自己的呼籲與控訴。張煒與其他作家的區別就在於他記憶深處的鄉土是優美、純潔、充滿詩意又神聖不可玷污的，這也形成了他的一個『情結』。¹小說中，人物有『自然』這一光環的圍繞，社會裡的庸俗氣息少了，原始自然的東西多了。他在自己熱愛又熟悉的土地上默默地耕耘、挖掘，尋找它們獨特的歷史和風貌，尋找精神解脫的方式。

在學界現有的張煒研究資料中，已經有學者將目光投向了對其精神世界的解讀，其中一類是專門對其精神境界的研究，另一類是從意象分析的角度對其小說創作中的救贖主題進行解讀。王光東教授在其論文《張煒的精神立場及其呈現方式——以九十年代長篇小說為例》中認為他作品中的美好與醜惡、揭露與讚美對

¹ 王紅梅，〈論張煒創作中的鄉土『情結』及詩性回歸〉，《張煒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頁 189。

立並存，這種愛與恨的交錯不僅在文化層面上有所生成，還回應於歷史的發展過程之中，構成了張煒審視歷史、批判現實的一種基本精神立場。這種精神立場在他九十年代的長篇小說中具體表現為對『生命道德倫理』與『社會道德倫理』的堅持，抵抗世俗文化及種種醜惡事物的侵蝕，以達到現實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目的。²王輝在其論文中認為張煒小說創作的內在精神之一就是對自由的追求，道德自我完善是人追求精神自由的必由之路。因此，他塑造出的『流浪者』形象就是對於人自由生命形式的大膽設想與認同。³還有研究者從對張煒小說中齊魯人文精神的角度出發，深入研究他在精神迷亂的時代，在重塑齊魯人文精神的使命中所表現的道義和尊嚴、心靈的自由、思想的力量以及追尋安心立命家園的夢想。⁴從意象角度分析其救贖主題的論文中較具代表性的有：任秀霞以張煒尋找中的流浪情緒為研究重點展開論述；⁵李榮秀和劉英都是從苦難意象的角度探討救贖主題；⁶李茂民從苦難與流浪意象對小說中的文化主題進行了探討。⁷

各位研究者對張煒創作中精神立場、救贖主題方面的論述，大多從苦難與流浪意象出發，對此進行解讀。這些論文多是對單獨意象的論述，或從其中的某個

² 王光東、李雪林，〈張煒的精神立場及其呈現方式——以九十年代長篇小說為例〉，《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3期，頁30—38。

³ 王輝，〈論張煒小說創作的精神哲學〉，《山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頁77—80。

⁴ 賈振勇、魏建，〈形而上悲愴與文化操守——從張煒小說看小說作為一種精神形式的價值〉，《張煒研究資料》（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頁282—293。

⁵ 任秀霞，〈流浪：此岸到彼岸的距離——張煒小說論〉，（碩士論文：武漢大學，2004）。該文認為走上流浪之路是張煒在社會轉型期和當代文化語境中的必然選擇，其流浪精神與『無家可歸』的歷史命運是人們試圖在歷史與道德的悖論中尋求精神家園不可避免的宿命，而他對重建人類精神家園的形而上探索在當代也有重要意義。

⁶ 李榮秀，〈張煒小說創作的苦難主題及救贖理想〉，（碩士論文：山東大學，2005）。該文從對張煒文學世界中歷史苦難、現實苦難的分析中闡述張煒對物慾橫流、道德滑坡、人性荒蕪、慾望膨脹及人們絕望、頹廢精神狀態的書寫，以及對其救贖途徑予以評價，肯定其價值的同時也對其的可行性提出質疑。

劉英，〈張煒小說苦難與救贖主題論〉，（碩士論文：曲阜師範大學，2007）。該文亦是在苦難意象的基礎上歸納出救贖之路並對其進行評價。

⁷ 李茂民，〈苦難及其救贖：張煒創作中的文化主題〉，《東岳論叢》1999年5月第三期，頁128—130。

側面進行探討，分析其精神世界，探析其思想內蘊。作家在創作書寫的過程中，自身也必然能更深刻地理解人性之善惡，物質世界之局限，但是，精神世界的不可戰勝卻促使人們在意志、理想的救贖與超越中，在不斷追求、探索的過程中，實現了價值的確認。因此，本着對苦難的救贖和超越精神，他們的立身行事和創作實踐處處洋溢着對人世滄桑的悲憫與關懷。⁸90 年代以後，張煒在面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劇烈衝突時情感上也發生了痛苦的轉變，他開始將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到對生命、道德、自然意義上的尋求，從人的生存環境出發，挖掘生命的內涵，思考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尋找更為理想的生活方式。基於他後期創作理念的轉變，本文以其 80 年代末期之後出版發表的長篇小說作為重點閱讀文本及研究對象，在此基礎上探討作家對精神世界的救贖，解析其局限及意義。

救贖思想源自基督教，利用宗教信仰的力量感化人們，洗滌人性中的罪惡，去除內心的迷茫和混亂，進而完善個人的精神世界，表達對彼岸世界的嚮往。但我國的傳統文化中，原罪意識的缺乏使得根源於宗教原罪觀中的救贖意識在中國現當代作家的創作中難尋其踪影。張煒的作品多以融入自然、野地為契機，在生命倫理的層面上，去感受苦難、推崇人性的救贖。他將自己尋求真理與解脫的訴求放置在創作中，絲毫沒有迴避現代人尚未解決的眾多精神問題。筆下的大自然、野地、葡萄園成為他寄托精神和理想的重要載體。作者在關係人類精神的境遇中對社會現實、人類命運的關懷與探索，融合了自身對生命的體驗與感悟，透露了對精神、生命的認知與堅守。

但不可否認的是，精神的救贖和理想的實現不應該作為一個空泛的理性概念或者口號，若單單選取了這些意象而沒有真正將自己的生命、感覺、情感融入進

⁸ 盧軍，《救贖與超越——中國現當代作家直面苦難精神解讀》（濟南：齊魯書社，2007）頁 1。

去，那麼作品是無法觸動讀者的心靈，也挺不過多年時光的沖刷與考驗。張煒的困境就在於他的救贖一開始就選擇了以苦難為目標，雖然敢於正視罪惡與苦難，把人物放在現實矛盾的漩渦中嚴厲地拷問他們的靈魂，但沒有在此層面上擺脫現實的束縛，深挖造成人性之惡的根源。當他迷失在救贖之路上的時候，他又選擇用原始純粹的自然大地同當下的現實社會的粗鄙與荒蠻進行比照，這無意中就削弱了其現實批判的力度和救贖思考的深度。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的：『我覺得我踏上了一條奇怪的道路。這條路沒有盡頭。當明白了是這樣的時候，我回頭看着一串腳印，心中悵然。我發現自己一直在尋找和解釋同一種東西，同一個問題——永遠也尋找不到，永遠也解釋不清，但偏要把這一切繼續下去。』⁹事實上，讓人忍不住將心中欲望一遍又一遍回味、念想的東西總是深藏在靈魂與精神的深處，不輕易訴說，然而一旦再次掘出，激情與浪漫仍在，感動與震撼仍在。牟宗三先生曾經說過：『理性之瞭解亦非只客觀瞭解而已，要能溶納生命中方為真實，且亦須有相應之生命為其基點。否則未能有能通解古人之語意而得其原委者也。』正是如此，如果不去感受野地上生靈的生命律動，不去對話大地上躁動不羈的靈魂，不去觸摸飽經苦難摧殘的肉體，即便融入到自然中去也無法體會到生命的質感與溫度。有血有肉的生命才是生動活潑的，讓人能夠與之切身對話，感性、真實地享受思想的撞擊和生命的碰撞，否則，精神沒有生命，苦難沒有靈魂，回歸就失去了合理性和意義，救贖亦不會徹底，只會變成一曲文化的挽歌。基督教文化中的人們想要救贖自我，必須要在上帝博愛的力量中懺悔、禱告以求贖去身上的罪行，並在這一過程中恢復自身與上帝的關係最終得以真正解脫。備受傳統儒家文化熏陶和現實社會制約的張煒，救贖意識必然打上了中國傳統文化明顯的烙

⁹ 張煒，〈蘆清河之歌〉，《書訊報》，1988年5月30日。

印，是難以走向宗教般深刻的。但張煒的意義就在於他在喪失清潔精神的時代呼籲崇高，在靈魂墮落的時代追求精神的昇華。他的努力告訴我們，即使臉上沾滿了泥土也不能阻止眼中的光芒，內心的純淨更能使精神得到堅強，張煒讓我們看到了前方的希望，也無疑為現當代文學增添了新的思考方向。他對苦難的銘記、融入野地的推崇，即便悲壯，也仍然能以其強大的精神力量喚醒人們對靈魂的拯救。因此本論文將在承繼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張煒小說創作中所展現的苦難情結、回歸自然、探尋人性本原出發，結合精神救贖的相關理論，通過對具體文本的細讀與分析，深入探討其精神救贖的價值與不足之處，發掘其背後的意義，使讀者能夠對張煒的作品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與認知。本文將分為三部分展開論述：第一章《救贖主題的對比》、第二章《迷途中的救贖》、第三章《張煒救贖思想的意義》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